

吉建芳◎著



没有谁 刀枪不入

No Invulnerability
to Bullets



比坚持更难的是找到内心一直向往的事情。

愿你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中国工人出版社

吉建芳◎著

没有谁 刀枪不入

No Invulnerability
to Bullets

⑧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谁刀枪不入 / 吉建芳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008-6552-0

I. ①没… II. ①吉…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4555号

没有谁刀枪不入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刁艳群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82916 (职工教育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996 (010) 82075964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8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篇 如烟时光

没梦的人 / 003

又见桃花开 / 007

邂逅 / 014

我和“爸爸去哪儿” / 019

那一夜，我泪流满面 / 023

莫测先生 / 027

我不是“花木二二女” / 032

与冠军为邻的猫 / 037

思念从分别后开始 / 040

一个朋友 / 043

饺子夫妻 / 047

- 尘埃里的花朵 / 053
- 我们怀念陈忠实什么 / 057
- 怀念陈忠实时想起路遥 / 063
- 张爱玲背后的男人们 / 067
- 墙角数枝梅 / 072
- 寒夜里的一枝蔷薇 / 075
- 和路遥成为乡党是一件幸事 / 079
- 当艺术遇到哲学 / 084

中篇 如此相逢

- 《父与子》的前世今生 / 091
- 北田之春 / 095
- 美好的《狼图腾》 / 101
- 他是谁的虞姬 / 107
- 为什么是西雅图 / 110
- 为了《活着》而活着 / 115
- 天才的孤独和孤独的天才 / 120

- 青春的余烬 / 126
- 恋恋不舍冲绳 / 129
- 纵横岂止四海 / 132
- 春天在哪里 / 136
- 永恒的廊桥 / 140
- 作家的冷眼世相 / 143
- 卡夫卡的忧伤 / 148
- 救命的土豆 / 151
- 高加林的幸运人生 / 156
- 那只该死的虫子 / 162
- 荻野吟子的梦 / 166
- 由《父亲》想到母亲 / 170
- 薪火人生 / 174
- 谁是谁的谁 / 178
- 难以释怀的隐情 / 181

下篇 一地往事

一座曾经叫作长安的城 / 187

八仙庵的钟声 / 191

北田以北 / 196

穿过小半个中国去抱你 / 202

从延安到于都 / 207

在西藏，与前世的自己擦肩而过 / 211

西湖晨曲 / 217

想起兴庆公园 / 221

到东城区图书馆的路有多远 / 225

烽火、荔枝和其他 / 230

雨途 /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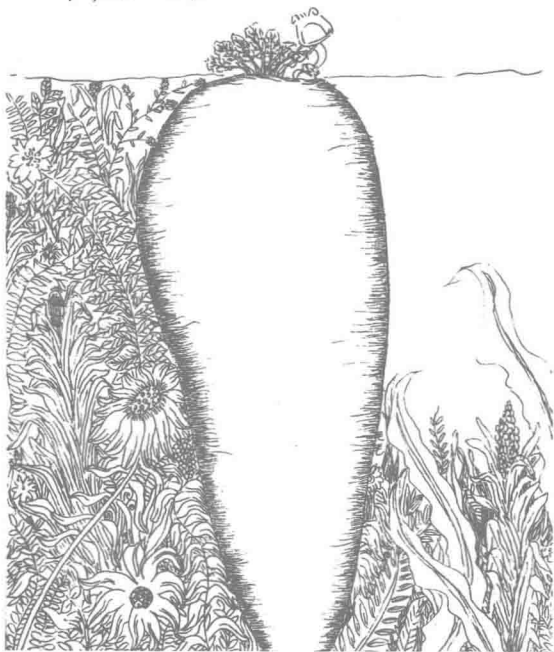
朱自清的荷塘 / 239

难舍故土窑洞情 / 242

毛毛的 2015 / 246

上篇
一
如烟时光

会不会，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萝卜，
悄悄藏在哪里，
等待我的找寻。



没梦的人

刚踏进回忆的门槛，我就一个跟头跌至童年。

大概四五岁时，我和家人还住在农村——陕北黄土高原上、210国道边一个有着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子里。500多年前，先人们迫于当时朝廷的淫威，背井离乡，携妻带子从山西大槐树下移民至此，之后生根发芽，繁衍生息下来。后来，人丁愈加兴旺但耕作的土地却并未增加。无奈之下，人们又分出两个支脉，分别迁移至本县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一脉有幸留在了原地。

凛冽的西北风给当地人脸上留下两块“高原红”的同时，也带来了咳嗽这种烦人的疾病。咳嗽原本不是什么大病，但却不易根治，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容易引起其他疾病。因而，咳嗽在当地成为一种“瘟疫”。后来，人们才知道，咳嗽是由慢性咽炎或气管炎所致。

哥哥以家中老大和唯一的男孩的双重身份，备受各方关注；

妹妹因漂亮的长相和伶牙俐齿的小甜嘴，深得各方喜爱。和哥哥比，我没有性别和排序的优势；和妹妹比，我的外形和笨口拙舌都不太讨人喜欢。掂量清楚自己的分量，我便不敢轻易在大人面前撒娇，不敢随便表达自己的意愿，不敢对现实有过多期待。沉默，是我的常态。后来，这种沉默被旁人解读为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也罢。

我还有一个连自己都很讨厌自己的原因：我爱生病。

小时候的我，因为母亲奶水充足，基础体质还算不错，长得也胖乎乎的。但，胖和不生病或者少生病，并不是画等号的。因而，每当“咳嗽风”刮过时，我都会中招，每次都是连着好几天不停歇地“咳咳咳”。白天还稍微好些，到了晚上，尤其关门闭窗以后，满屋子都是我的“咳咳咳”声，时急时徐，时大时小。有时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被自己咳醒来，严重时甚至老半天都不能缓过劲来。那种难受的状况，只有亲历后，才知道有多痛苦；不曾亲历，或许觉得不过只是个咳嗽，又能怎样。我的咳嗽不仅让自己难受，也让亲人们跟着备受熬煎。母亲白天要忙着操持家务，夜里还要为我的健康担忧。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我除了吃一种叫不上来名字的消炎药外，还得去打针。吃药往往效果来得慢，而且治好后再发的可能性也大；打针的疗效相对来得快一些，只是要受皮肉之痛。

父亲在外工作，母亲独自一人在家拉扯三个儿女，还要种几亩庄稼地。多数时候原上风调雨顺，庄稼地的日照充足，收成还可以。母亲在春种秋收时总是忙得不亦乐乎，顾不上每次都专门带我去村子里的赤脚医生家打针。记忆中，我经常独自一人前往医生家，打完针后又独自回家。

乡村土路上，小小的我总是踉踉独行。

有那么几次，我因咳嗽而引起其他疾病，病情一天天地加重，差一点儿就……害得家人整日为我忧心忡忡的。一次又一次被病危的我折磨，家人甚至萌生过遗弃我的念头。这些念头难免会偶尔出现在他们的语言中，虽只一闪而过，他们也绝对不会真心想那样去做，只是被逼无奈的怨愤之语而已，但却让我无比恐慌。

我，要活着！

我以为，想要活着应该不能算是一个人的梦想，充其量只能是人的一种本能。

年少的日子里，几乎每个早春和秋冬将至之时，或者多风干旱的天气持续不断时，就连早晚间未及时增减衣物时，该死的咳嗽都像无法摆脱的梦魇一样，死死揪住我不放。

没完，没了。

流年易逝，人生易老。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活多久，因此，

在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我只要发现自己还活着，都会十分欣喜，恐慌感也随之消失。在家人无奈目光的注视下，多病的我还是像一棵小树苗一样，一天天地长大了。1米66的个头虽然在三个兄妹中是最低的，但放在社会大环境中，也不算太低。

或许童年的阴影太过深重，我从不敢有任何梦想，也不敢对未来有什么奢望，觉得太过奢侈和遥远，只想努力做好眼前的事：努力完成学业，让今天的成绩比昨天更好一些；努力完成工作，让今天做得比昨天更好一些；努力写东西，让今天写得比昨天更好一些；努力画画，让今天画得比昨天更好一些；努力去爱该爱的人，在今天对待他们比昨天更好一些；努力生活，让今天比昨天更充实、更快乐、更美好。

时光荏苒，我总会经常想起多年前在陕北乡村土路上孤独行走着的那个小小的身影，那个独自去医生家里打针的孩子。持续不断和过量针剂的注射，引起我身体某个部位的极度不适，继而化脓，带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麻烦。后来，我的病总算医治好了，但疤痕却异常明显地永远留在了我的身上，更留在了我的心里。

努力活下去，让今天比昨天更美好——致一个没梦的人，顺致所有和我一样走过艰难困苦的人们。

又见桃花开

站在没有阳光的窗前，我的心情有一丝轻浅的、莫名的，甚至很难被察觉的忧伤。我时常会有些淡淡的忧郁，虽也偶尔调皮、偶尔疯狂、偶尔不羁，但多数时候更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要有阳光就好。

喜欢阳光的味道，喜欢阳光的怀抱，喜欢阳光带来的种种美和好。不能忍受刚刚还被阳光洒满全身的温暖转瞬就被隔绝，我伸出手臂，毫不犹豫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却也没有任何期待地去拉扯那厚重的绒布面料的帘子。绒帘上镶着的一个个圆环极不情愿地滑过牢牢钉在墙壁上的横杆，从中间滑向两端，伴随着轻微的金属物件相互碰撞的声音，扭捏着、拥挤着发出突兀的声响。

透过还散发着洗涤剂清香的白纱帘，我隐隐约约地看到窗外一些春日美好的景致。我继续追索着阳光，轻轻地拉开薄薄

的白纱帘。一株正在艳丽绽放着的粉嘟嘟的桃花立刻出现在我眼前，我猝不及防，似乎都能感受到来自它的火热情意毫不犹豫地扑面而来。我并没有不假思索地迎上去，只定定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些诧异。然而更令人诧异的是，桃花的近旁伫立着一树同样茂盛浓艳的桃花，同样的热情奔放，同样的生机勃勃。它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尚不清楚，但那种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和传递来的简单直接的正能量，立刻就让一颗脆弱敏感的心醉了。

我愣在那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后来的日子里，我迅速把自己没入那个以文学的名义聚拢的人群里，紧紧跟随日程安排的节奏，同时不忘各种自己需要兼顾的使命，亦不忘随时关照桃花们的存在。无论晨曦渐起还是艳阳高照，无论夕阳西下还是晚风拂过，她们都近在咫尺、相依相随，一起观蝶儿热舞、赏蜜蜂闲飞，一起品露珠的甘甜、尝雨水的滋味，温馨、甜蜜、安闲而又美好。

那一朵朵次第盛开着桃花，又何尝不像我们的文坛一样，三朵两朵不是春，群芳竞艳春满园。

每个清晨的第一眼，我看到的是桃花；每个夜晚入睡时，我看到的也是桃花。艳丽而又热烈的桃花，不只伫立在窗外。在北田培训基地那个精致的院落里，在春风吹过的晋中平原上，

在春雨浸润后的角角落落，处处都有她们妩媚妖娆的身姿，娇俏可人、影影绰绰或明目张胆。

在从太原南站前往北田途中，我就被道路两旁一簇簇、一株株艳粉热烈的桃花深深吸引。它们在这春夏之交的北方大地上尽情绽放，恣肆盛开，十分引人注目。与它们的热情相映衬的是黄色的迎春花和连翘，素雅洁白的梨花，优雅雍容的玉兰花，还有暗香浮动、内敛含蓄的丁香花，但唯有桃花让人难抑地产生浮想联翩的渴望。

工作之外的人们大多都有一点儿个人爱好，那爱好或者于工作有益，或者仅仅是为了填补业余生活的空白，但能因这爱好的缘由而得以出一趟公差，暂时离开朝九晚五、周而复始的生活，心情怎能不愉悦，心儿又怎能不尽情飞扬，自然满目所及皆是含笑的、喜悦的、欢喜的。

回想来时路上，飞驰的动车和车窗外急速掠过的景物丝毫不影响我的状态，我一直沉迷于正在阅读的书中，思绪跟随书中人物和场景的起承转合而起起伏伏。如此，数小时的旅途光阴便不觉得枯燥或无聊。

感念接站的师傅来回奔波的辛劳，我以花事作为由头搭讪。“师傅，路旁这些粉色的花是桃花吧？”“是桃花。”“那黄色的呢？迎春花还是连翘啊……”

那几日，房间的窗帘几乎一直是拉开着的，窗外总有或多或少的人们流连花间或徜徉柳下，这令我不由得想起那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可惜不是明月装饰了我的窗子，而是桃花。那些盛开得早的桃花，已经悄然丢下一地落英，让人望之不由心生惋惜之情……我独自做着自己的事，偶尔扭头去看看欢乐的人们，也是美好！

刚到北田的那个下午，我与同伴乘坐 8 路公共汽车去看望走过风雨沧桑、辉煌不再的榆次老城。破旧的公交车灰头土脸，车上稀稀拉拉的乘客大都面无表情，乡间粗糙的柏油路既不平整也不宽阔，倒是年轻的司机很是阳光健谈。他乐于向陌生的女子介绍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关于它的过去和沿途不多的几个景点；我也乐意倾听当地人谈论这些，遂东扯一句西拉一句地闲聊着。颠颠簸簸的车窗外，时而有一簇簇烂漫的桃花闪过，间或闪过的，还有果园矮墙上探出头来的苹果花。

期间的一天午饭时，一位热情的大妈到饭桌旁邀请大家去附近看正在举办的一个展览。出于好奇和热爱，顺便可以在饭后散散步，我们三人决定相伴前往。大妈一路上都在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走上书画之路的初衷和收获，以及大家筹备这个展览的种种艰难，情绪十分激动。不大一会儿，我们就到了镇上的一处民房。床上、桌上、沙发上、墙上到处都是字画，而它